

《云南野乘》 吴趼人 著

《云南野乘》 章回小说。吴趼人撰。3回。叙战国时期楚国将军蹇征服西南夷、建立滇国之事。时，楚秦相争，楚国屡败于秦，每每割地求和。为补东隅之失，楚襄王上将军庄蹇领兵平蛮，先后收复夜郎、猯猯、仡佬、紫姜诸地。经过多年苦心经营，巩成苴兰城，庄蹇自封为苴兰王，是为滇国之始。书未完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《月月小说》第11号，三十四年（1908）《月月小说》第12、14号载。

第一回 畏凌逼楚王思拓地 告奋勇庄蹇请平蛮

话说天下事积久渐忘，最为可怕之事。我中国幅员之广，人民之众，若能振起精神来，非但可以雄长亚洲，更何难威慑全球？只因积弱不振，遂致今日赔款，明日割地，被外人指笑我为病夫国，瓜分豆剖之说，非但腾于口说，并且绘为详图，明定界线。幅员虽广，人民虽众，怎禁得日蹙百里，不上几年，只恐就要蹙完了，你说可怕不可怕？

近年以来，我国人渐渐苏醒了，出了一班少年志士，奔走号呼，以割地为耻，救亡为策。在下是个垂老之人，看了这班少年，真是后生可畏，怎不佩服？然而听听他们奔走号呼的说话，都是引威海、台湾、胶州等为莫大之耻辱，以东三省、新疆、西藏等处，为莫大之危险，你说他们这些话是错了么？错是一点不错，却是轻轻的把一个未及百年历史的香港忘记了。你说他们为甚么忘了呢？只因割弃香港之时，这班少年志士莫说未出娘胎，就是这班志士的尊堂，只怕也还未出娘胎呢，所以这班志士，自有知以来，只知道香港不是我属，怎能怪他忘了呢？照此说去，再过几十年，这班少年老了死了，又出了一班少年，不要又把台湾、威海、胶州忘了么？所以我说积久渐忘，最是可怕之事。

我因为这个可怕，便想到把旧事重提，做一部中国古历史的小说，庶几大家看了，触动了旧事，不至尽忘。然而中国古历史浩如烟海，不知从何处做起的好，我想诸志士莫不能割弃土地为耻，自然以开辟土地为荣，我试演一部开辟土地的历史出来，并且从开辟时代，演至将近割弃时代。好等读这部书的，既知古人开辟的艰难，就不容今人割弃的容易。这等说了，只有云南历史，叙起来最意味。

这云南地方，本来是徼外荒蛮之地，后人说是《禹贡》梁州之界。其实三代以前，那一片地尚在鸿蒙世界，无可稽考的，不过据古册相传，据帝颡顼生于若水。《水经注》云：“若水南经云南郡入遂久县。”即今之金沙江也。又禹道黑水至于三危，入于南海，梁州水入南海者，惟澜沧江，所以就指为梁州之界。直到战国时，七雄并出，今日讲富国，明日讲强兵，今年合纵，明年连

横，征伐无有已时，百姓皆无宁日，无非为开拓疆土起见。到了楚顷襄王时，秦国势力大盛，日日有吞并诸侯的意思。顷襄王一想：“祖宗时灭蔡、灭杞、灭莒，何等威风，及至父亲怀王，用了张仪那厮作相，激怒了秦国，屡次杀得我国兵败将亡，割地乞和，还不算数。秦昭王狠心辣手，诈言会盟，把我父王骗入武关，带回国内，逼令我父王割巫黔中之郡。我父王不允，遂留在秦国。其时我又入齐为质，幸得国中文武到齐国迎我回来，立我为王。不料即位那年，秦国即吞了我十六座城池，照此日蹙百里，我楚国不就要灭亡了么？”想到此处，不觉心焦，便和两班文武商量。

当有上将军庄蹻奏曰：“此时七国纷争，秦国最强，我国虽然屡次失地于秦，以臣愚见，失地殊不足忧，好在我国在于边地，西南一带多是蛮人居住，虽然有路，与中国可通往来，然究以山川阻隔，行旅不便，故绝少人来往。以臣愚见，不如带领强兵，去开辟蛮方土地。我国兵力，御强秦虽不足，平蛮人或有余，如能掠得其地，虽失之东隅，仍可收之桑榆，尚不失为大国。不知我王以为何如？”顷襄王大喜曰：“壮哉吾弟！但不知谁人可以为将？”原来，庄蹻乃楚庄王之后，古人之姓，有以所封之地为姓者，有以所生之地为姓者，一经取定，子孙即永远是此姓。如庄蹻，他是楚庄王之后，故即以庄王之谥为姓，所以顷襄王称之为弟。且说庄蹻闻言，即奏曰：“臣虽不才，颇有远大之志，愿王赐臣劲卒数千，必能掠得蛮方之地，双手奉献。”顷襄王曰：“吾弟忠勇，深慰寡人之心，但不知从何处出发？”庄蹻曰：“陆路崎岖，不如水路安稳，臣拟往沅江远发。”顷襄王大喜，即日点起一万步兵，一万水兵，交与庄蹻，当殿挂了帅印。到了起行之后，顷襄王亲自率领文武多官送至江边，庄蹻拜别启行。当时随驾送行之人，也有称赞庄蹻勇敢的，也有笑他荒唐的，也有代他担忧的，闲话少题。

且说庄蹻率领数百号兵船，沿沅江而行，逢州过府，不止一日，出了楚国境界。只见两岸山明水秀，好一个去处，只可惜绝无人烟。庄蹻便带领几个从人，舍舟登陆，缓步而行，相度形势，何处可以据险筑城，何处可以开垦耕种。一路上缓缓前行。又不知走了多少日。一日，忽然远远望见有一处人烟，庄蹻就传令且将船泊定，“此系蛮方之地，未知虚实，不可躁进。”船泊定了，庄蹻亲自上岸眺望，欲寻个土人问话，谁知行不数步，忽然一阵骤雨，只得退了回来。从此一连落了十多日雨，不敢前进，岸上又苦于没个行人，等天晴了，庄蹻叫人到岸上去，好歹寻两个土人来问个虚实。不一会，带了一个人来，庄蹻举目一看，只见他披发跣足，不穿上衣，下身围了一条红布，满脸涂了白粉，两耳带着一对径尽大的铜环，直垂至肩下，也分不出他是男是女，手里提着一把斧子。庄蹻问他话时，他叽叽咕咕的回答，苦于不解。幸得来时已带

了能通蛮话之人，即传来通译。据说此地是夜郎国地方，国土就在前面城内居住，有精兵十余万，附近四处小国都来进贡。庄蹻闻言，暗暗吃惊，自虑兵少，恐不能取胜。又问其拿这斧子作甚么。答言趁此天晴，出来樵采，以备天雨时所用。此处隔三四日即雨，一雨十余日方止。庄蹻听了，闷闷不乐，令人以酒食放去。帐下部将小卜进言曰：“此土人之言，殊不足据。末将方才验他所持之斧，乃是以铜制成，问其何以不用铁做，彼乃不知铁是何物。举此一端，足见其兵器先不如我利，不如从速前进攻城，乃为上策。”庄蹻从其言，即令解缆前进，直至望见城池，方才靠岸泊住。

小卜即告奋勇，愿攻头阵。庄蹻曰：“不可。我为主将，必当先往察其虚实。”说罢，点起一千步兵，杀奔城下。只见城门开处，拥出一阵兵来，一般的不穿盔甲，赤身露体，手执铜刀铜枪，喊呐而出。为首一员大将，跳跃而前。庄蹻回顾小卜曰：“似此不难平也。”小卜遂奋身而出，与来将接战。不数合，一刀挥为两段。庄蹻挥兵前进，杀得众蛮兵东逃西窜。小卜奋勇向前，直杀进城去，吓得夜郎王魂不附体，率领几个王妃及亲族等，夺门而出，落荒而逃。庄蹻遂唾手得了夜郎城，传令船中兵士，一半守护船只，一半登岸，在城外扎住，以防蛮兵复来，一面考察此处风土人情。

原来夜郎国中，雨多晴少，每每霪潦为患，而且国中无有礼教，最信巫鬼，国中公卿大夫，也尽是巫覡之流，无所谓政事，惟有祈禳镇压，便是政事。亦无刑法，有犯罪之人，由官诅咒之，镇压之，即是刑法。有功之人，除爵赏之外，由国王为之祈禳；有得国王祈禳者，国人皆以为荣。其余婚嫁死丧等事，皆由巫人主政。人民懒惰，不知畜牧，亦无蚕桑，其地又不产铁，凡应用铁做之物，皆以铜代之。国中又甚穷，不知用金银铜三品为币制，在水中淘取贝壳，以代钱币。地方和暖，不知有秋冬，故男女皆为裸体，不知衣服为何物。

庄蹻不觉叹曰：“虽得其地，奈如此人民，有何用处？”小卜曰：“此处地大人稀，依末将愚见，不如带领士卒，由陆路各处打听，或另有善地，亦未可知。”庄蹻依言，休息数日，仍留一半士卒看守船只，带领一半士卒向前进发。不知此去又寻获何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荒徼外喜遇中原人 蛮洞中详查群獠俗

且说庄蹻舍了夜郎城，带领小卜及众军士，向前进发。夜郎王觑庄蹻去后，仍旧回城，自不必说。且说庄蹻沿途晓行夜宿，一面觅取向导，走了十余天，忽见前面大江前横，不可复进。庄蹻唤来向导来问，向导曰：“此处名为滇池，周回三百余里，四面俱是小国，各据一方。”庄蹻问何国名，向导曰：“獠獠国、玃獠国、紫姜国、朗慈国、八番国、九股国、六额国、子棘国、宋国、蔡国。”庄蹻大惊曰：“如何此处也有宋国、蔡国？不知其国有多少大

？”向导曰：“此间各国以夜郎为最大，其余各国，并无城池，不过各据山洞居住。滇池四面平演，各国之人，都大不到，惟在远处山岭之内，各为疆界。”庄蹻曰：“宋国、蔡国，在何处？”向导指前面一山曰：“蔡国即在此山之中，若到宋国，须绕出此山之后，方可得到。”庄蹻遂命兵士绕滇池而行，径到山前，扎住人马，命小卜带领一对步兵，入山探路。

小卜领命前进，入到深山之内，只见沿山脚下，露出一所村落，其房屋式样，类似中国，便奋勇前进，直抵山中。村中各人见有兵来，俱纷纷走避，男啼女哭，登时大乱，然其装束衣服，亦与中国相同。小卜捉住两个土人问话，问其国君何在。土人曰：“我等并无国君。”小卜曰：“既无国君，何以称为蔡国？”土人曰：“我等皆蔡国之人，只因周定王二十二年，楚国起兵灭蔡，国中大乱，楚王又肆行杀戮，遂有数十人携带男女，避乱到此。恰好此山无主，便在山下筑屋而居，今已历一百六七十年，传代至三四世矣。祖宗初到此时，皆言楚国兵威势不可挡，遗下楚国旗帜式样悬挂室中，以为纪念，遗言子孙，若遇此等旗帜之兵来，急宜走避。方才看见将军所掌旗帜，与室中所悬者无异，是以惊惶走避。至于蔡国之名，因初到此地时，此地土人问我等从何处来，是何处人，我等对以蔡国人，土人遂称我等为蔡国，其实不过数百人聚居，并非国也。”小卜闻言，遂带此二人来见庄蹻。庄蹻惊喜曰：“不料中原人物，有先我而来者。且楚国威名，已于百余年前慑及此地，吾恨来此之晚也。”遂赏与二人酒食，令其回去，传话各人，不必惊慌，我此来并不杀戮，不过要开拓土地而已。土人拜谢而去，庄蹻便传令兵士尽入山中，就在村前扎住休息一天，就令蔡国人引导，往取宋国。蔡国人曰：“宋国亦与我们相等，数年前齐国灭宋，宋国中有数百人避兵来此居住，不必征讨。此间惟有猓猓国最为强悍，并有竹弩为兵器，弩头以毒药涂染，当之者死，遇之者亡。若能征服猓猓，则他国之人可不战自服。”庄蹻闻言，遂令引导至猓猓国。

不日走到，只见山势险恶，树木丛杂。小卜仍领一队兵士前往探路。走到一处树林之内，忽然一个兵士猝然倒地。小卜大惊，亲来察看，只见此兵面上，着了一枝竹箭，抬头四望，忽然瞥见前面树上有一人，正在那里又要放箭。小卜大喝：“休放冷箭，我来也！”挺枪直前。那人见小卜赶来，并不下树，就在树上跳跃走避，如飞鸟过枝一般，十分灵捷。小卜按下长枪，拈弓搭箭射去，射了三箭，皆不能中。小卜大怒，喝令兵士一齐放箭，拿人早在树上如飞的去，小卜回视那中箭兵士，早已死了。只得回报庄蹻。庄蹻惊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踌躇半晌，正要和土人商议，忽然一对猓猓如飞而来，并无阵，却走路轻捷，跳跃灵动，如猿猴一般，蜂拥而来。庄蹻列成阵势，待与厮杀，谁知那猓猓并不近前，相离一箭之地，即飞蝗般拿竹箭射来。凡中箭的莫不

登时倒地而死。庄蹻大惊，只得引兵退走。那猓猓并不追赶，看见楚兵返走，却拍手呵呵大笑，声如恶枭。庄蹻引兵退二十里扎住，与小卜商量破敌之策。小卜曰：“猓猓所放之箭，不过是一尖竹，并无箭镞，却当之者死，必须设法先御其竹箭，然后可图取胜。”庄蹻命人将阵亡兵士取来验视，见着箭处，青紫肿胀，并无血痕，心下大疑。

小卜曰：“待末将前去探来。”遂回到本营，选了二十名敢死之士，身披重铠，重到树林深处窥探。一兵忽指前林曰：“那边一个猓猓来也。”小卜抬头一看，果然树上蹲着一名猓猓。小卜领众奋力向前，却步步留心，防放冷箭。那猓猓果然用竹箭射来，小卜等留心闪过。猓猓连射数箭不中，不觉大怒，蹿身树下，在地下轮取一条木棍，杀奔前来。小卜率众一拥上前围住，猓猓苦战，不能脱身，被小卜生擒活捉过来，押到大营来见庄蹻。庄蹻举目看时，只见那猓猓披发跣足，浑身上下，并无寸缕，下体束一条虎皮裙，耳带铜环，双手亦带铜钏，即传通事来，问其竹箭是何毒物制成。猓猓曰：“吾等皆以游猎为生，竹箭亦为射猎之用，乃用蜂溺制成。”庄蹻问蜂溺如何可取致，猓猓曰：“凡蜂螫人，其痛不可当，其尻针之力，断不及此，其所以能致人痛苦者，皆其溺之毒，其溺即由尻针出。吾等取之之法，乃以猪脬揉薄，吹气入内，使涨缚于竹端，觅得巨蜂窠，举竹以猪脬捣其窠，群蜂尽起，争螫猪脬。如实经四五蜂窠，则脬内所积蜂溺，可得一盏许，乃削尖竹，以尖端浸蜂溺中，七日取用。无论豺狼虎豹，只此毒箭着体，略破其皮，毒入血肉，登时即死。”庄蹻曰：“有解毒之法否？”对曰：“吾等惟恐其毒之不堪，并无解法。”庄蹻曰：“我大兵到此，汝等何故抗拒？”猓猓曰：“吾等与世无争，亦不容人入境，亦不知何所谓大兵，惟非我族类，则必拒之。”庄蹻又细问其山内情形。问毕，赐以酒肉，猓猓食之大喜。食已，拜谢，又乞再赐肉一瓿，言将以献其酋长，“我等素不知此味也。”庄蹻命与之，猓猓欢跃跳舞而去。庄蹻谓小卜曰：“似此野人，无术以平之，为之奈何？”小卜曰：“彼族惟居此山中，我等当细探地势，四面围合，纵火烧山，想不难一鼓平之也。”

正商议间，人报才释去猓猓又来，并带来猓猓十余人，在外求见。庄蹻命唤入，猓猓罗拜帐下，献上金玉珠宝无数，言奉酋长之命，献此以为瓿肉之谢，特请将军入山。庄蹻大喜。小卜谏曰：“野人无礼，中恐有诈，不可轻往。”庄蹻曰：“不然，狡诈之术，多处于聪明而无德行之人；猓猓辈僻处荒徼，生性浑噩，天真灿然，断不有诈。”遂令猓猓先导，自率众兵士随行，径入山中，其酋长在洞外相迎，叉手为礼，相见已毕，酋长极称肉食之美，乞庄蹻教以烹饪之法。庄蹻始恍然其相迎之故，遂令厨役杀牛宰马，大宴群猓。群猓欢跃，笑声雷动。

小卜得闲，带领精细心腹数人，遍历各洞。见各洞之中，竹箭堆积如山。详加访问，始知獐獐法律，凡有制成毒箭者，皆尽纳于酋长，作为公中之物，各獐不得私用，所以防其自相残害也。若要出猎，方到酋长处领取，凡领箭三枝者，最少须获两兽，或两鸟，然后得食，若仅获一兽一鸟，则猎者无所得食矣。盖领取三箭，猎回，例以一兽或一鸟献酋长也；若一无所获，则处以死刑。是故群獐箭法，百发百中。其风俗则男女无一定之配偶，不知以苟合为耻，随其喜怒爱恶以为取舍。是故生子知有母不知有父。无论男女，均以射猎为事，不解耕织，惟好饮酒。每岁夏间，群獐取山果酿之为酒，酿成之后，先以十分之一献诸酋长，故酋长处积酒无算。又无岁时记载，每岁初次骤寒之日，谓之岁首，彼此往来贺岁，相聚饮食。其食兽肉之法，扫取落叶，热之以火，即以肉投火中，熟而食之，亦有生食者。不解制盐，故俗皆淡食。其酋长亦无定人，俟积酒既多，即不欲再居酋长之位，随意择所素喜之獐，传位与之。酋长亦无所事事，惟遇群獐有争执时，讼之于酋长，酋长为之判其曲直而已。遇有各执一词，不能定曲直是非者，则皆杀之，群獐亦无怨言，以为法当如是也。

小卜一一考察详备，即来告知庄蹻，定计剿灭群獐。未知所定何计，能否剿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筑苴兰庄蹻王滇国 尝药酱唐蒙征夜郎

且说小卜谓庄蹻曰：“獐性喜饮酒，喜饮者必醉。将军宜言于酋长，令其明日使群獐大猎。当受以烹调之术，等他猎回，即令庖丁分至中处，教其烹煮鸟兽，群獐同时得享异味，必痛饮群醉，俟其醉后，当设法图之。”庄蹻从其言，即言于酋长。酋长大喜，次日果发出竹箭，令群獐大猎。群獐亦喜。是日所获鸟兽，堆积如山。

庄蹻即令庖丁，分投教以烹调各法，酋长亦请庄蹻饮宴。小卜在外，分拨兵士，各授密计行事。那酋长款待庄蹻，而所有肉食各品，皆为庄蹻手下所制。酋长一一询问，庄蹻命庖丁来，一一告以制法。酋长听得津津有味，便传令獐女入洞，歌舞娱宾。一时十余个女獐，走至筵前，高歌獐歌，相对跳舞。庄蹻举目观看，亦有稍具姿色者，惟皆赤身露体，不以为耻。俟其唱毕，亦自拔佩剑，叩剑作歌。歌毕，酋长大乐，以巨钵狂饮，不觉大醉。

庄蹻回至帐中，小卜告来曰：“今夜各洞之獐皆相聚狂饮，未将已分拨硝磺引火之物，令各兵分投埋伏，俟群獐尽醉时，先在此间发起号火，各兵便一齐动手，今夜獐獐当无噍类矣。”庄蹻大喜。一时四面细作陆续来报，各洞之獐多被醉倒。小卜便令在营前草堆放起火来。各路之兵望见本营火光，便一齐放火。庄蹻、小卜严装上马，率领兵士四面剿杀。一时四面八方，漫山遍野

，不下百余处火起，烧得众猓猓起投无路，大醉之下，多被烧死。其有未曾大醉者，惊醒逃出，又被楚兵四面截杀。所有竹箭，均在酋长洞中，早被楚兵用柴草塞住洞口，付之一炬，与那酋长同归于尽。是夜庄蹻大获全胜，猓猓几乎杀尽。虽有百余个逃出火洞，避过楚兵，逃到别处山中，然而伏匿不敢再出，无能为患矣。

庄蹻杀至天明，鸣金收兵。小卜恐有遗猓，自领五百人，遍山搜捕。此山纵横百余里，尽被搜遍，又见山中树林丛杂处，蜂巢最多，乃依猓猓之法，试取蜂溺，制成竹箭，试射牛马，果然着箭即死，不觉大喜，告知庄蹻，备为征剿恶蛮之用。

庄蹻休兵半月，又令向导带领前进，征取犵狁。犵狁最是胆小，虽然聚有数万人，踞山居住，听得有兵到来，早已四散奔逃。从此便不成部落。自此庄蹻兵威大振，附近滇池一带，如紫姜、郎慈、八番、九股、六额、子棘等国，率皆望风而降，亦有惊散逃蹕，率其部落深入穷山者。庄蹻亦以所带兵少，不敢深入，即率领兵士，拟先回楚国报捷，再请添兵，前来略地。与小卜商量停当，即日引兵而回，经过夜郎城，那夜郎王亲自出城迎接，犒劳军士，十分恭顺。庄蹻别过夜郎王，舍陆登舟而去。

一路上晓行夜泊，不止一日，来到巴黔中郡地方，望见前面旌旗蔽江，辘轳相接。庄蹻谓小卜曰：“前面已是楚境，如何屯此重兵？莫非主上恐我南征不利，起兵应援否？”小卜曰：“不然，我等大兵，且勿前进。将军离国已三四年，音问不通，恐国中有变也。”庄蹻从其言，令大船靠岸泊住。小卜亲乘小舟，向前刺探。只见前面尽是秦兵旗号，连忙回报庄蹻。庄蹻大惊曰：‘秦楚连年用兵，今秦盖已取我巴黔中郡矣。断我归路，为之奈何？’道言未了，秦营中已有人率战船来搦战，庄蹻命小卜前往应敌。楚兵连年在外辛苦，将士皆惫，小卜不能取胜，只得退走百余里，商议进兵之策。小卜进曰：“今秦兵势大，道路梗塞，国中之事，未知如何。既前进不得，急宜退后。趁此军威正盛之时，回旗反鼓，荒徼蛮民，必然慑服。若迁延在此，秦兵骤难敌退，一旦夜郎等国得此风声，起兵以蹶吾后，前后受敌，此危道也。”庄蹻从其言，即日传令回兵，兼程而去。

路过夜朗国，不复惊扰国人，径至滇池，将大兵屯住。相度地势，驱使各蛮人，大兴土木，筑起一座城池，名之曰苴兰城，各洞蛮人都来归服。庄蹻就在城中，盖造宫室，自立为王。取各蛮人子女，分配众兵士，城外土地服美，令众兵开垦耕种，兼教众妇女种桑育蚕。就城中建立学校，教以文化，招众蛮人来学，并选强壮者训练为兵。蛮人夙安淡食，庄蹻又择近海有咸水之地，开辟盐田；滇池之中，又足供渔猎；附近各山，又多水银各矿。庄蹻竭力经

营，不数年间，居然民殷国富。各蛮洞之人，见此情形，多有愿以其地附入版图者，苴兰声势，因之愈大。

小卜率领练就之蛮兵，东征西略，探得滇池之北，有一国名曰邛都，其国甚大，国人椎发耕田，国中划分邑治，颇有条理，为诸蛮之冠。小卜曰：“此不先征服之，他日必为我患。”遂引兵至其地，沿路山川险恶，树木密杂，幸得所部蛮兵，攀藤附葛，凿山开路，不以为苦。不日来至邛都城下，邛都国中初无准备，骤见兵至，军民大惊。小卜驱兵直入，得了邛都。邛都王面缚请降。小卜遂与定约，岁岁供应苴兰牛马牲畜等物。然后率兵西向，攻下同师国，迤北攻下隗国、昆明国，皆令岁贡若干，方始回兵。不数年间，徙作、冉龙、白马等国，尽皆征服。庄蹻遂在苴兰，大修政事，宜中国礼教教其民，自此声教被于荒徼，庄蹻遂世为苴兰王，改国名曰滇。然与中国梗绝，直至秦始皇是，令将军常頔，开略边地，有蜀中开成栈道，然未及滇中。自汉高祖灭秦，统一寰宇，亦惟开略蜀地，未尝及滇。

至汉武帝建元六年，东越王不肯臣服，尽废岁贡，吾弟命王恢率兵讨东越。王恢以地理不熟，兵至东越境，不敢深入，遣番阳令唐蒙，轻骑往见东越王，说以利害，劝令归降。东越王既见唐蒙，蒙盛夸中国兵威，并陈武帝恩德曰：“皇帝恐一经开战，则生民涂炭，故诏将军王恢，仅陈兵境上，勿轻杀戮。王倘不速决，大兵到时，悔无及矣。且王若归降，不过岁修职贡，皇上宽仁大度，可免遣子入质。王仍不失南面称孤，如甘受兵祸，则此位未必复为王有矣。”东越王果然听从，情愿降服称臣，岁修贡礼。设筵款待唐蒙，席间蒙尝及一物，其味甚美，而不知其名，问曰：“此何物也。”东越王曰：“此蒟酱也，出于自牂牁。”蒙甚喜食之。临行时，东越王即以蒟酱赠行。蒙归报王恢，遂班师回长安，王恢自去复命。

唐蒙自归长安，每宴客，多用蒟酱，食者皆以为美。一日，为蜀中所见，笑曰：“此蒟酱也，出于夜郎国。夜郎临牂牁江，江甚广阔，利于行船，至吾蜀中，一水可达，故此物吾蜀人以为常食之品，不足为奇也。”蒙乃细问自蜀中入夜郎路程，及夜郎国形势，贾人一一告之。蒙大喜曰：“此制东越之扼要地也。”乃上表曰：

南越东西万余里，名为外臣，实一州主也，而叛服不常。今以长沙豫章往，水道多绝难行，窃闻夜郎，所有精兵，可得十余万，浮船牂牁江，出其不意攻之，此制越一奇也。诚以汉之强，巴蜀之饶，通夜郎道，为置吏易甚。

武帝览表大悦，即日拜唐蒙为中郎将，领精兵三千人，辎重粮食齐备，往征夜郎。唐蒙领命，即日亲莅校场，阅看兵士，择日拜辞武帝，祭旗出师。未知此去能征服夜郎国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全书完